



# 马克思的事业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 著

From Brussels to Beijing

# 马克思的事业

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韩毓海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300-16120-4

I . ①马… II . ①韩… III .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7338 号

**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

韩毓海 著

Makesi de Shiye: Cong Bulusaier dao Beijing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1398 (质管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霸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5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张** 21.25                  **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91 000                  **定    价** 39.00 元

---

# 序诗

——献给卡尔·马克思

大胡子卡尔·马克思

22岁获得博士学位

官方档案记载说：他是普鲁士史上最年轻的博士

他娶了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男爵小姐为妻

他的内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是普鲁士总理

而他却选择了离开家乡四处流亡

他一生著述浩瀚

但绝大多数手稿

至今仍没有出版

已经出版的，却基本上没有获得稿费

这位在西欧各地流亡

没有“绿卡”的知识民工

是知识分子中最辛勤的劳动者

也是劳动者中

最博学的知识巨人

他祖宗八代都是犹太教拉比

而他却成为了

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先知

在布鲁塞尔  
他一举揭穿了“资本”这个谜  
资本就是  
“买空卖空、票据投机  
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  
资本的原意  
是“头脑”(caput)  
资本主义的实质  
是脑袋支配躯干(corpis)  
它是个“头足倒置”的体制  
所以  
资本主义无可救药

这个开天辟地的发现  
至今无人超越

在布鲁塞尔  
他与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  
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著作  
作为流亡者，他使这个欧洲边陲小城永垂史册  
但是，布鲁塞尔却把燕妮当作妓女关押  
无耻地亵渎了人类历史上最高尚的女性

漫天星光  
照彻布鲁塞尔寒冷的街道  
也照彻了这样的真理  
“让剥夺者与被剥夺者成为兄弟，是不可能的”  
像一切剥夺者一样  
资产阶级滥用了劳动者的信任

并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  
 转化为对全世界的欺诈  
 “到处都是劳动者把信用交给了资本家”  
 于是，世界一分为二  
 信用成为欺诈者的特权  
 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

大胡子卡尔·马克思  
 无情地把一切资产阶级道德法则踩在脚下  
 悲怆而自豪地向着  
 灿烂的星空伸出臂膀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巴黎公社的原则  
 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劳动者伟大的自信与团结  
 公社可能失败  
 而公社的原则  
 将会永存  
 他唯一的遗憾  
 是没有在拉雪兹公墓  
 与公社战士们共存亡

多年之后  
 他的一个铁杆粉丝选择了顶风冒雪  
 奔回伏尔加河畔革命的故乡  
 这位粉丝是乌里扬诺夫家的小弟弟  
 他的亚历山大哥哥  
 因为刺杀沙皇被判绞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

推翻了自己中学时代恩师的儿子当权的  
临时政府  
《国际歌》声从此响彻全球  
狂飙为你从天落

他曾经写信赞美林肯  
甚至打算移居美国  
但头脑简单的美国人民  
却一直看不懂他的著作  
直到昨天  
占领华尔街的人们才刚刚发现  
他们的美国梦  
原来就是  
“百分之一剥夺百分之九十九”  
美国人  
总是觉悟得最迟

在尼采眼里  
康德是“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那么，你就是“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  
你为中国写的文章  
比为自己的故乡普鲁士写的还要多  
你四处传扬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理  
你预言：离开了中国的市场  
西方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  
而一旦中国加入  
现存的世界资本主义秩序就将被撑破  
你的话  
今天已经完全变成了现实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二万五千里的长跑  
把你的名字镌刻在了  
欧亚大陆的中心  
长征时代的毛泽东  
就像你一样  
有着先知的双眸  
枯槁的容颜  
革命家的腿

历史已经证明  
我们最大的愚蠢  
就是没有读过《资本论》  
却相信了这样的口号：  
“告别卡尔·马克思”

历史还将证明  
当永别了卡尔·马克思  
我们就将与永无休止的危机相伴

卡尔·马克思  
“他的英名与工作将数百年持续地存在下去”  
而他的思想  
将无情地照亮历史  
这“满载愚人的船只  
向着命运驶去  
这命运就是我们所面临的革命”

# 目 录

## 上篇 批判旧世界

<b>第一章 马克思与卢梭 .....</b>	<b>3</b>
引子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	3
1. 无产阶级与现代文明的起源 .....	11
2. 资产阶级与现代迷信 .....	29
3. 卢梭与中国 .....	45
<b>第二章 马克思与康德 .....</b>	<b>53</b>
引子 康德的两面 .....	53
1. “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	55
2. 仰望星空 .....	69
3. 经济学与形而上学 .....	79
4. “挤垮” .....	93
5. “大英博物馆里的中国人” .....	108
<b>第三章 马克思与美国 .....</b>	<b>124</b>
引子 四个历史阶段 .....	124
1. 崛起：利用“世界债主”获得世界霸权 .....	132
2. 颠倒：利用世界霸权驱动债务经济 .....	142
3. 危机：债务经济瓦解美元霸权 .....	148

## 下篇 创造新世界

<b>第一章 马克思与恩格斯 .....</b>	<b>163</b>
引子 现实资本、货币资本、虚拟资本 .....	163
1. 恩格斯的自画像 .....	166
2. 企业主与资本家 .....	177
3. 经理人与机构投资者 .....	196
<b>第二章 马克思与列宁 .....</b>	<b>212</b>
引子 乌里扬诺夫传奇 .....	212
1. 过度积累与剥夺积累 .....	226
2. 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社会主义 .....	238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	251
<b>第三章 马克思与毛泽东 .....</b>	<b>270</b>
引子 大地与革命 .....	270
1. 战略与战术 .....	284
2. 土大夫与政党 .....	299
3. 改造基层 .....	314
<b>后 记 .....</b>	<b>323</b>

## **上篇 批判旧世界**

马克思与卢梭  
马克思与康德  
马克思与美国

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我们有些共产党员、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的缺点，恰恰是对于反面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讲话，写文章，缺乏说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驳不倒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不是这样。他们努力学习和研究当代的和历史上的各种东西，并且教人们也这么做。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 第一章

# 马克思与卢梭

## 引子 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

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恩格斯

我们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对我们有用，是因为马克思是解释和改造我们身处的世界的指南，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救中国。

马克思是非常高深的学者，但是，马克思的著作所面对的，却是极其简单、平常的问题，下述即是一例：

人们辛勤劳动，如同蜘蛛在不知疲倦地织网、蜜蜂在忙碌着建筑蜂巢。那么，人类的劳动与忙碌的蜜蜂和不知疲倦的蜘蛛的活动究竟有什么不同？

这似乎是一个极其简单的问题，但却并非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康德和马克思都深入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这样的：与蜜蜂和蜘蛛不同，人类总是按照既定的社会法则和价值标准从事劳动，

而且，他们还要使自己的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符合一定的社会法则与社会价值标准。

因此，人类的劳动与蜘蛛和蜜蜂的活动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在创造着自己的物质生活和谋生手段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社会和文明，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物质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蜜蜂和蜘蛛只是生产，它们既然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当然也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再生产；而人类的劳动，则由生产领域和社会再生产领域这两者构成，其中，社会再生产领域不但为我们提供精神依托和社会价值观，也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领域制定标准与法则。

上述这个观点，即生产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核心。

最初把“蜜蜂建筑蜂巢”与人类的劳动加以比较的是康德。他说：蜂巢之所以不能叫做艺术品，就是因为它不是按照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和法则生产出来的，即它不是“社会再生产”的结果，而只是蜜蜂“本能的创造”：

尽管人们喜欢把蜜蜂的产品（合规则地建造的蜂巢）称为一个艺术作品，但这样称谓毕竟只是由于与艺术作品的类比；也就是说，一旦想一想蜜蜂并不是把自己的工作建立在自己的任何理性思考之上，人们马上就说，这是它们的本性（本能）的一个产品，而它作为艺术则只应归于艺术的创造者。<sup>①</sup>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了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人们的生产活动始终受到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再生产活动支配，即他们是在由“社会再生产领域”所制定的“标准”和“法则”的支配下进行劳动，而这就是织工的劳动与蜘蛛的活动的不同，是建筑师的劳动与蜜蜂建筑蜂巢的不同：

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

<sup>①</sup> [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见《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315～31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sup>①</sup>

人们所从事的是不同的劳动，但是，他们却根据既定的社会标准，根据既定的社会法则和头脑中的价值观念，对自己的劳动作出评价。人们劳动，他们挥汗如雨，这不仅仅是为了换取口粮，而且是为了赢得“社会评价”，并以这种社会评价来换取相应的“社会权力”分配。只是他们总是忘了问一问：这个“社会标准”是由谁制定的？

于是，谁掌握了“社会再生产领域”，谁垄断了社会法则和价值评判准则，谁就能反过来支配“物质生产领域”，从而就能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为谁生产。马克思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在精神上使自己二重化，而且能动地、现实地使自己二重化，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因此，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sup>②</sup>。

这是一个极其朴素的发现，它以无比简明的方式，道出了极其深刻的道理。而当试图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试图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开始走近马克思了，你也就离《资本论》第一卷不太遥远了——或者说，你就开始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生产—社会再生产原理，进行深刻的思考了。

沿着这样的思考方式，你就是在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观

<sup>①</sup> 马克思：《资本论》，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sup>②</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察中国与世界，而从今往后，你或许会被人“攻击”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今天，中国生产了接近世界产量一半的钢、一多半的水泥，中国的棉布、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电话的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发达国家超市里日用品的70%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2008年“按美元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结果却是这样的：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2 940美元，中上收入国家为7 878美元，高收入国家为39 345美元，世界平均为8 613美元。<sup>①</sup>

今日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是“世界工厂”，3.75亿中国劳工（主要是农民工）作为支撑世界经济的群像，还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是，按照美元汇率计算和评价标准，中国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贫穷国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3。

这究竟是为什么？

当然，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产品是以“美元汇率”来评价的。这就是因为，那个作为普世价值、普遍标准的“美元汇率评价体系”是一个完全外在于中国、外在于挥汗如雨的中国劳动者的荒谬尺度，而在这个外在的、荒谬的价值尺度的支配下，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sup>②</sup>

实际上，比“美元汇率计算法”更离谱（违背常识）的“观念”还多着呢。

世界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公司、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和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是当今世界最具支配性的价值评价机构，它们将华尔街制造的垃圾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3A级，却将中国的金融机构、融

<sup>①</sup> 参见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2009/人均国民收入（<http://www.stats.gov.cn/tjsj/>）。

<sup>②</sup>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资信用评为 3B 级<sup>①</sup>，于是，今天就出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3A 级的欧盟反而陷入了信用危机，竟然需要信用等级很低的“3B 中国”来救助——而前者还绝不承认后者的市场经济地位。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其实是个没有人能够说清楚的东西——也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借以吓人”的“观念”罢了。但是，由于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不被西方承认，按照“巴塞尔协议”<sup>②</su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央政府的债权风险为零，而中国国债的风险则为 100%——换句话说就是，那种认为美国国债是白条、两房债券是垃圾的说法确实是错误的，因为许多精英人士坚持继续大规模购买美国债券的理由，绝非像“愤青”们指责的那样简单，即他们“不爱国”乃至是外国奸细，而是因为：按照“OECD 们”制定的标准，中国国债的风险比美国的垃圾债券还高百倍呢！

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新思考马克思说过的那些话，包括：“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sup>③</sup>，“正像他把他自己的生产变成自己的非现实化，变成

<sup>①</sup> 早在 2002—2007 年间，三大评级机构就已将美国华尔街制造出的数千种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其中不乏“有毒”债券。在 2008 年次贷危机中，三大评级机构总是依据过去的历史数据构建评估模型，对房地产市场、CDO、CDS 等结构复杂的金融创新产品蕴藏的风险估计不足，给予不少次级债 3A 评级，误导投资者，结果制造了巨大的泡沫。比如，雷曼兄弟倒闭前，三大评级机构还给予其 A 级以上的评级。直到 2008 年 5 月看到国际市场出现危险的苗头后才开始降低新发行次级债的评级，但仅过了两个月，三大评级机构又大范围调低全部次级债的评级。美联社在当时评论道：“降低评级直接导致了全球投资者的恐慌抛售，从而成为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而三大评级公司却早已赚取了大量利润。”西方评级机构对于中国的立场问题和利益取向表现得特别明显。判断一个国家主权外债信用级别的唯一标准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外债本息的能力。无论是总债务余额、财政赤字，还是外汇储备占 GDP 比例，中国政府的偿付能力都要优于美国和欧盟大多数国家，然而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却是 BBB。很显然，国际评级机构的标准是因国而异的双重标准。美国评级机构蓄意压低中国主权外债评级的背后还掩藏了另一个目的：为国际垄断资本廉价攫取中国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在 2003 年，他们将中国 13 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更有甚者，三大评级机构有时还会配合美国政府，对他国政策横加干涉。2004 年，当布什总统在争取连任的选举中表示要通过国际压力迫使人民币升值时，穆迪立即跟风，表示将会降低中国主权债券的评级。[参见张捷：《中国面临的两大魔杖》，载《环球财经》，2012（2）]

<sup>②</sup> 1974 年，发达国家十国集团中央银行行长倡议建立一个国际银行监管部门——巴塞尔委员会，它通过分别制定于 1975 年、1988 年和 2010 年的三个“巴塞尔协议”，为各国银行业的经营设置了标准。

<sup>③</sup> 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166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